

雷根政府調整對俄戰略之解析

胡世儀

一、前言

美俄對峙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雙方的政體和意識形態歧異，利益和安全需要衝突，彼此間的冷戰冷和起伏不斷，世局亦隨之紛擾不安。就美國而言，歷任總統莫不處心積慮地設法防範蘇俄的擴張行爲。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卅六年來，美國的對俄戰略，雖屢屢更張，軟硬兼施；實際情勢的演變却證明美國既往的舉措收效有限，更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相反地，蘇俄竟能憑藉其迎頭趕上美國的軍力（參閱附表），與美國周旋因應，繼續遂行其擴張的野心，並直接地或間接地打擊美國的國際信譽。顯然，美國如欲挽回頹勢，首先要對俄戰略方面獲得突破。

雷根新政府，自本年元月廿日正式接掌美國政權以降，其求新求變的作風頗受各方激賞和關注。一時之間，蘇俄亦不免心存觀望，暫時收斂其巧取豪奪的擴張劣勢。

雷根政府調整對俄戰略之解析

美俄軍力編制比較

美 國		蘇 俄	
人口	221,600,000人	265,500,000人	
總兵力	2,050,000人 (募兵制)	3,658,000人 (徵兵制：役期2-3年)	
戰略核子力	洲際彈道飛彈 1,054枚 潛艇彈道飛彈 656枚 長程轟炸機 328架 彈頭數目 7,301枚	1,398枚 1,003枚 156架 6,000枚	
陸軍	部隊 774,000人 坦克 11,759輛	1,825,000人 50,000輛	
海軍	戰艦 173艘 攻擊潛艇 80艘 (核子動力 74艘) (柴油動力 6艘) 部隊 528,000人 航空母艦 13艘 直升機母艦 11艘 戰鬥機 1,200架	(核子動力 91艘) (柴油動力 166艘) 433,000人 2艘 2艘 775架	
空軍	部隊 550,000人 軍機 3,700架	475,000人 5,000架	
其他	海軍陸戰隊 189,000人	防空部隊 550,000人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Dec. 7, 1980

跡。如最近的波蘭危機，由劍拔弩張的情勢中逐漸趨於緩和，可謂係雷根政府在重整美國對俄戰略上的一個好的開始。

令人憂慮的是，即使成功了一半也不保證最後的成功。卡特政府對俄戰略失當，終致虎頭蛇尾，難以善後。雷根政府是否能引為殷鑑，並吸取前任總統們的經驗教訓，而不重蹈覆轍？

二、美國對俄戰略的沿革

戰略的定義，依據克勞塞維茲的解釋，係一全盤性的戰爭計劃，按照特定的時間、空間狀態，所以採取的一系列為達成勝利的必要措施；其目的在造成一個有利的全局大勢，使敵人最終祇有放棄戰爭一途，及接受我方的政治意願。

美國以往的對俄戰略，本質上是消極的和守勢的，約略可分為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圍堵」與「和解」。

「圍堵」初行於四十年代末期，旨在使共產陣營周邊的國家，相與結盟，以為抵制共產主義蔓延的手段。稍後，復仗核子武力的壟斷與優勢，進而為「大力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的嚇阻；迄至蘇俄亦建立起相對的核子武力，乃又被迫另採「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藉以避免在「有限戰爭」的挑釁下，於投降或兩敗俱傷的選擇之間，進退兩難。

六十年代末期，越戰曠日持久，國內反戰風潮高漲，證實美國前此的戰略非僅未嘗有效地遏阻蘇俄的擴張野心，反而使美蘇雙方陷入軍備競賽的惡性爭逐之中。

尼克森入主白宮後，改倡「和解」，欲以「兩極多元權力架構」來平衡世局；強調經濟誘力和外交壓力以削弱軍事實力的競爭；希望透過和蘇俄的談判妥協，及與中共來往所產生對俄的牽制，來維持國際和平。

卡特上臺後，更變本加厲地奉行「三邊主義」，妄信科技發展改變了昔日的安全觀念；各國的經濟互倚升高，降低了意識形態的衝突。並認為蘇俄已轉趨保持現狀及誠心「和解」，其在第三世界的擴張則純屬防禦性。於是在「和解」之外，復進行所謂「人權外交」。結果「和解」竟變成向俄「示弱求和」，不僅徒然給予蘇俄「得寸進尺」的擴張機會，並引發各國的中間路線或離心傾向，使美國的國際信譽和聲威一落千丈。

三、雷根政府新設計的對俄戰略

雷根政府繼往開來，具有強烈的反俄色彩。昔日的美國對俄戰略既已不足為法，為今之計勢必改弦易轍。試觀雷根總統、海格國務卿、與溫柏格國防部長在榮膺重任後的主要言論，其所展現對俄戰略新設計的特色，可歸納為下列三點：

1. 「先聲奪人」主動原則下的強硬攻勢

雷根有鑑於純守勢的「嚇阻」無效及蘇俄不斷的擴張行爲，曾公開譴責蘇俄過去及現在的領導者欺騙、說謊、寧犯任何罪行來推動其世界革命^①。他警告恐怖主義再也不能「高枕無憂」地認定美國不會採取行動。並表示，美國準備運送武器給阿富汗反抗軍^②，及決定阻止共黨在西半球的活動。

海格國務卿說：「我們眼前的工作是如何控制蘇俄的力量，不能再任由蘇俄繼續玩弄表裏不一的手法」^③。他爲美國的被動戰略作風感到遺憾。海格指出，爲了重建世人對美國領導的信心，美國人首先必須對自己有信心。美國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是維護自由，不論是在什麼地區^④。

2. 總體性原則下的有條件「和解」政策

雷根認爲現行的「和解」實係「單行道」。他說：「除非你在談判桌上也兼顧其他正在發生的事，你將無法坐在談判桌上。換句話說，我相信連鎖關係」^⑤。在無條件的美俄「和解」下，美國祇有得不償失，反爲蘇俄所乘。詢以是否接受蘇俄主席布里茲涅夫最近於俄共第廿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所提舉行高階層會議的邀請，雷根答覆說：「這與阿富汗有關，與波蘭有關，與他們（按指俄國人）支持在非洲的古巴人及東德人有關，同時與他們支持對我們這個半球的侵犯行動有關。」「除非有證據顯示他們已改變態度與活動，否則與他們談判並無意義」^⑥。

海格也表示：「美國不能放棄與蘇俄間的和解，但東西之間的關係必須以文明和法治爲依據」^⑦。

3. 「實力相抵」(Countervailing Power)原則下的「計量反應」(Measured Response)^⑧對策

註① Washington, Jan. 24, 1981 <Reuter>.

註② Washington, Mar. 10, 1981 <AFP>.

註③ "The General's View", Time, Dec. 29, 1980, p. 27.

註④ 傅建中，民國七十年四月廿四日專電，「海格對華府美國報紙編輯人協會演說」，〔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年四月廿六日，第四版。

註⑤ Washington, Jan. 30, 1981 <Reuter>.

註⑥ New York, Mar. 15, 1981 <AP>.

註⑦ Washington, Jan. 14, 1981 <UPI>.

註⑧ 「計量反應」之策略乃是以等量齊觀的力量反擊對方，逼迫對方將反擊強度限制在他本身願意接受的範圍內。因爲「我將以多大的力量反擊你，決定在你攻擊我的程度。」根據社會心理學家 Epstein, S. 與 Taylor, S. P. 的實驗研究，此一策略是控制他人攻擊最有效的策略。其故在若以「示弱求和」，

可能反遭性好攻擊者「得寸進尺」，終致無以爲繼；若採「全力反擊」，欲使對手心生畏懼，則在遇上不甘示弱者，往往會形成凶比凶的惡性競爭局面，導致更激烈的相互攻擊。參見 "Instigation to Aggression as a Function of Degree and Perceived Aggressive Intent of the Oppon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67, 35, pp. 265-289. 溫柏格所謂的「實力相抵」戰略之心理基礎，應即在攻守互見的「計量反應」，以別於純守勢的「彈性反應」。

爲求有效對抗蘇俄的共產勢力，往昔所謂的「彈性反應」將予以擴大運用，不僅限於武器或兵力的選擇，並兼及地區的取捨。

雷根說，他願意在設法達成實際減少武器數目的基礎上舉行談判，那將是一個真正的限武條約^⑨。又說：「和平是美國人民最高的動力，我們將爲它談判、爲它犧牲，但求不爲它屈膝投降」^⑩。

海格說，美國必須用一種互惠與實力的新「雙柱政策」^⑪。他強調：「我們的嚇阻力，只有在對方知道：如果我們的重大利益受到威脅，我們會採取任何必要行動以保護這些利益時，才具有可信性」^⑫。

溫柏格國防部長主張，蘇俄如果攻擊美國某盟邦，美國若無地利可用，便不必就地對抗，而要選擇蘇俄實力貧弱、地理不利的地區，予以打擊，以求必勝，對消蘇俄的實力，挫折蘇俄的銳勢。在武力的使用上，溫柏格主張今後蘇俄使用傳統武力尋求擴張，美國將以傳統武力予以對抗，以至於極限，但並不排斥核子武器的使用^⑬。

四、雷根政府的國防計劃

雷根說：「自一九七〇年以來，蘇俄投於軍事力量的費用，比我們多出三千億美元。由於其大規模的軍事加強，蘇俄目前在核子發射系統、戰術飛機、潛艇、大砲和防空武器方面，已有大量數字領先。若容許此種不均衡的情況繼續下去，即構成對我國安全的威脅」^⑭。又說：「美國要領導自由世界，就必須注意一件極爲重要的事，那就是和蘇俄比起來不能屈居第二」^⑮。因此，雷根總統決心加強國防建設，重振超強雄風。

1. 提出龐大的國防預算案

雷根政府的國防預算案，在民意強烈的支持下，於三月四日提交國會。其數額之大，爲美國和平時期所未有。一九八一年度

註⑨ Washington, Jan. 29, 1981 <Reuter>.

註⑩ "The Text of President Reagan's Inaugural Address", Washington, Jan. 20, 1981 <UPI>.

註⑪ 王嗣佑，「海格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張」，〔中央日報〕，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廿日，第二版。

註⑫ Washington, Jan. 9, 1981 <AP>.

註⑬ 陳裕清，「美國國防大預算與軍事新戰略」，〔中國時報〕，民國七十年三月十八日，第二版。

註⑭ Washington, Feb. 18, 1981 <AP>.

註⑮ Chicago, Aug. 18, 1980 <UPI>.

(本年九月底止)的國防預算爲一千七百八十億美元，較之卡特總統的原預算增加六十八億美元。一九八二會計年度的國防預算將增加到破紀錄的二千二百二十億美元，較之卡特總統離任時所提的預算，超過二百五十八億美元。預估未來五年的國防費用總和將達一萬五千億美元，比卡特總統所策劃的要多兩千億美元。溫柏格部長稱此爲「美國的再武裝」^⑭。

2. 增強國防的四項特別方案

這一增強國防之計劃，按溫柏格的說法，「旨在緊要與迅速地增強我國力量，俾在全世界與我國利益至爲重要的地區中，因應各層次衝突中的蘇俄威脅」^⑮。

雷根國防動向的最高優先，即在扭轉蘇俄在戰略武器上佔優勢的趨向，終至恢復美國顯明的領先地位。美國政府的官員深恐如果任令目前超強間的均勢被侵蝕，其發展將使蘇俄得以恐嚇的手法離間美國與其盟邦的關係，以及在危機中敲詐華府。計劃中，美國傳統的「義勇兵」飛彈，將以部署機動的MX飛彈爲輔，使蘇俄圖謀一舉摧毀的任何策劃，均歸枉然^⑯。

四項配合戰略武器部署發展的特別方案^⑰

(1) 加速發展隱形轟炸機 (Stealth)：增建洲際重型轟炸機兩百架，同時考慮繼續建造B-1大轟炸機，俾使由人駕駛的轟炸機，可深入蘇俄，摧毀蘇俄的軍事設備。

(2) 擴建海軍：在最短期間內，將美國海軍自目前擁有的四百五十六艘艦艇，擴建至六百艘，以應付蘇俄在海上的優勢挑戰。爲應急需，一面建造更多的艦艇，一面使封存的兩艘主力艦與一艘航空母艦重新啓用。

(3) 建立波斯灣軍力：卡特原擬在波斯灣油田附近，取得基地設施，同時成立一支「快速部署部隊」，俾能在發生危機時，迅速抵達該處。雷根政府對此計劃將加以擴大並加速進行。

(4) 加強戰備：爲了確保美國武裝部隊的戰備，使其能在任何時刻進行作戰，雷根政府將實施徵兵，以及使合格的技術兵員留營，改進官兵訓練，採購更多的飛機、戰車、直昇機、飛彈、大砲，供應迫切需要的零件，以保持充分的戰備狀態。

五、「聯中共制蘇俄」策略的運用

「聯中共制蘇俄」原係基於戰略的考慮。隨著蘇俄國力的增強及其在世界各地之冒險行動，國際情勢亦起了急劇變化。美國

註⑭ Washington, Mar. 4, 1981 <UPI>.

註⑮ "A Bigger Defense Stick to Back Up Tough Talk", 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 16, 1981, P. 24.

註⑯ Ibid., pp. 24—25.

註⑰ Ibid., p. 24.

爲了對抗蘇俄勢力的不斷擴張，除亟需西歐盟國和日本等自由國家的積極協助之外，本能地樂於見到能有四分之一或更多的蘇俄兵力被牽制在中蘇邊境。此一事實乃被解釋爲美國與中共具有「平行的戰略利益」，也成了美國聯中共以制蘇俄的主要目的。

然而，美國與中共在戰略上的一時巧合，未必能歸結爲彼此間的同心協力。因此，雷根政府儘管同意繼續發展與中共的經濟、科學、文化交流，但對發展與中共的軍事關係，則有所顧忌和困擾。

其顧忌源於客觀的國際情勢。蓋雷根政府無意與蘇俄真正衝突，目前其對俄戰略的成效，既尙待證實；蘇俄的可能反應，亦不能不加考慮。況且美國與中共的軍事關係，在卡特總統任內原已進行到在搜集蘇俄軍事活動方面的合作，以及選擇性軍備物質的銷售。若再越此一步，如售予致命性武器或結爲「聯盟」，勢將使防禦性的合作染上過多的反俄色彩。同時中共軍力極其有限，對蘇俄而言，在軍事上之嚇阻力量不大，但在政治上却極具挑釁意味^②，是以對於致命性武器的銷售，雷根政府更須格外審慎。尤其雷根一向堅決反共，極不信任中共，所以他在答覆「時代週刊」記者所提美國政府是否以武器售予中共的問題時說：「中共素以摧毀美國式的政府爲其意識形態，倘美國售予武器，難保有朝一日不會用以攻擊美國」^③。此外，中共軍力強大之後，亦可能威脅其鄰邦，以致影響整個東亞地區的安定，這也不符合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

其困擾起於雷根總統及美國保守勢力的價值觀。他們反對犧牲盟邦中華民國的友誼，作爲與中共加強軍事關係的代價。回顧雷根總統在去年大選期間，曾聲稱他在當選總統後將重建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官方關係。嗣因迫於美國自由派人士及中共的口誅筆伐，乃於去年八月廿五日，鄭重地揭示處理中國問題的五大原則^④，其要點爲：(1)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是全球性與戰略性的，對於雙方利益，均屬重要，美將繼續擴展與中共的貿易、科學、文化關係。(2)保證與日本、中共、韓國及中華民國合作，以促進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安定及經濟成長。(3)將與此一地區的國家合作、磋商，共同抵抗對此一地區和平及安定構成威脅的侵略或霸權主義。(4)依據美國的法律——「臺灣關係法」，發展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5)作爲美國總統，其保護美國利益或執行美國法律的行爲，將不受任何外國的干預。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雷根所揭示的第一項原則，僅謂美國將繼續擴展與中共的貿易、科技、文化關係，並未提及軍事關係；而他的第四、五項原則，一則謂他將依據「臺灣關係法」發展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再則謂美國總統在執行美國法律時將不受任何外國的干涉。從這些原則看來，雷根在中共與中華民國之間所持的立場已是非常明顯的了。基於上述，雷根政府在顧忌與困擾的雙重壓力下，運用「聯中共制蘇俄」的策略，本質上將僅着重其象徵性的戰略意義，一

註① "To Rebuild the Image", *Time*, Feb. 23, 1981, p. 48.

註② "An Interview with Reagan", *Time*, Dec. 5, 1980, p. 28.

註③ 「雷根記者會書面聲明全文」，〔聯合報〕，民國七十年八月廿七日，第二、四版。

者可牽制蘇俄，使其自制；再者可警告中共若一旦與俄修好，則美與中共關係將隨時終止；三者亦可安撫國內的所謂自由派人士。

六、結語

雷根政府的國防計劃與對俄交涉時的嚴厲表示，均有堅強的民意為後盾。據「美聯社」與國家廣播公司的民意測驗，約有三分之二的民衆——百分之六十八——贊成增加軍費；近四分之二的美國人民支持對蘇俄採取強硬路線，及「連鎖原則」^②。不過，雷根政府所釐定的對俄戰略，是一種「計量反應」式的「和解」，對於蘇俄勢力的擴張，將屬「抑制」而非「壓制」，似不致引起蘇俄的激烈反應。倘若蘇俄亦以「計量反應」式的戰略對付美國，則基於雙方理性的抉擇，美俄對峙的緊張狀態或可望漸趨緩和和平穩。美國或能從此漸居主動地位。惟蘇俄佯裝和解，將使當前雷根政府「一鼓作氣」的新戰略為之衰竭，而美國在增進與西方盟國關係的努力，亦愈加費力。

雷根政府的中共政策原非目的，而係對俄戰略的手段之一。祇要美俄關係不惡化，則美與中共關係之演變終將是理智的與中共「聯誼」而非「聯盟」，以免破壞美、俄、中共間三角關係的均衡。

(一九八〇、三、二〇脫稿)

註② New York, Feb. 28, 1981. <AP>.

本文作者簡介：

胡世儀：美國東卡羅萊納大學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國際關係學碩士、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政府學系
博士班研究；曾任東卡羅萊納大學政治學系研究助教，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教，現在外交部服務。